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二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

謝弘微　子莊　孫朏　曾孫譓　玄孫哲　朏弟顥　顥弟瀹　瀹子覽　覽弟舉　舉子嘏　舉兄子僑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尚書左僕射景仁從子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

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
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
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子也於弘微
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
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
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
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
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

受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所言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常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

三才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與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讌之餘為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頴達且沉儁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胄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逺懷清悟釆釆摽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

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誡厲之言唯弘微獨盡
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
也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
微亦拜員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
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
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絶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
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
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

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亾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亾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修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内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

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邪王球為友弘微為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蔬素踰時文帝即位為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戚過

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
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
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
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欷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
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藏否人物
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宦畏
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替及陳事必手
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

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别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禄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樗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鄉

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産充殷君一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令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

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别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愼勿開也書是文帝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衞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弘微與琅邪王惠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惠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

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為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內為一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與鎮軍長史張暢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

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元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孝武陳誠及帝踐阼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議以為拒而觀釁有足表強驃騎竟陵王誕當為荆州徵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剋日下船莊以丞

相既無入志而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誕發曰義宣竟亦不下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顔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别没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玄護為雙聲磝碻為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

勑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别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
悅當時以為知言于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
臣聞功傾魏后非特照車之珍德柔秦客豈徒祕璧之
貴隆陂所漸成敗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
楚書以善人為寶虞典以則哲為難而進選之軌既隳
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豐本康務庇人濟俗匪
更悉澂奚取九成夫才生於時古今豈貳士出於世屯
泰焉殊升歷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

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産七隩愚之所育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令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鏡難源之才使國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登臣管仲升盜趙文非私親疏嗣祁奚豈謟讐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弘明賞罰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臼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釆張勃進陳

湯而坐之褫爵此則先事之威準亦後王之彝鑒臣謂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人親人之要實歸守宰故黃霸莅頴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莅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惰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上靡棄能下無浮謬考績之風

載秦薪樵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莅人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兩脇癖疢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晝夜惛懵為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弔親舊令之所止唯在小閤下

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巳不能不重家世無年亾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亾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申前請以死自固顧侍坐言次賜埀接助三年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為都官尚書上時親覽朝政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部尚書依部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别詔大宰江夏王義恭曰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

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顔顗之並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為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於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六年又為吏部

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顔師伯傳後除吳郡太守前廢帝即位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為誄言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為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出使為赦詔莊夜出署

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立待詔成其文甚工後為尋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尋加金紫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光禄大夫謚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五子颺朏顥裕瀹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颺位晉平太守女為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朏字敬沖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

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宋孝
武帝游姑孰敕莊攜朏從駕詔為洞井讚於坐奏之帝
曰雖小奇童也仕宋為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
人方之李膺朏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嘗敕朏
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
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
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後為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
寢其事齊高帝為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為長史高帝方

圖禪代欲以朏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朏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帝即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恱更引王儉為左長史以朏為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

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朏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五年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為吴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内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為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

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徵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旌其素槩賜牀帳褥席奉以卿祿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中詔徵朏胤並不屈時東昏皆命廹遣會梁武帝起兵及建鄴平徵朏胤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即位詔徵朏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

軍司馬王果敦譬朏朏謀於何胤胤欲獨高其節紿曰
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朏輕出詣闕自陳帝笑
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
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
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朏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
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
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敕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
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

會詔朏乘小輿升殿朏素憚煩及居台鉉無掌內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留府門及暮至於經春夏八月乃拜受焉是冬薨車駕出臨哭謚曰靖孝武初朏為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及遁節不全為清談所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諼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廢黜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荅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

次子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賔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右光祿大夫子晳字頴豫美風儀舉止醞籍襟情豁朗為士君子所重仕梁至廣陵太守侯景之亂因寓居焉仕陳歷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左長史卒謚康子

顥字仁悠朏弟也少簡静宋末為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齊高帝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為之傾目宥而不問齊永明初高選文學

以顥為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郎
長史
顥弟瀹字儀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
名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
景和敗事寢僕射褚彥回以女妻之厚為資送性甚敏
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
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甚慙無言仕齊累遷
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為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

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棊
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
帝即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諶以兵臨起之瀹曰天
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
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
命應天王晏以為己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
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悦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
晏初得班劒瀹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

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祏曰彼上人者難為訓對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啓公事稽晚瀹輒代朏為啓上知非朏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禄大夫謚簡子初朏為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别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為事與劉瑱沈昭畧交飲各至數斗齊武帝問王儉當今誰能為五言儉曰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敕瀹撰碑文瀹子覽

覽字景滌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天監元年為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為詩荅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為侍中頗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

侍蕭琛辭相詆毁爲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
爲中權長史後拜吏部尚書出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
黄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横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
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
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
帝及覽父瀹東海徐孝嗣並爲吳興號爲名守覽皆過
之覽昔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
卒於官贈中書令

覽弟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為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闋為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者也為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為新安郡别舉詩云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妨往於郡丧辭不赴歷位左户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瀹

允覽並經此職前代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遒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薦之以况重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大同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畧相比曾要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

門乃從東國進致詩往復為虎丘山賦題于寺入為侍
中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瀹齊時終此官累表乞改
授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居端揆
未嘗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明因疾陳解敕
輒賜假并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帝
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為
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太清二年遷尚書令卒
於內臺上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著公望

帳帳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捨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慙色舉托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名經常自講說有文集二十卷子蝦

蝦字含茂風神清雅頗善屬文仕梁為太子中庶子建

安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在周廸門後依陳寶應寶應平方詣闕歷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謚曰光子有文集行於世子儼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

佃位尚書僕射

舉允子僑字國美父玄大仕梁侍中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卷長子禕僑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先僑卒

論曰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弘微立履所蹈人倫播美其世濟不隕蕣有馮焉敬沖出入三代驟經遷革遁俗之志無閑貞固之道居官之方未免貨財之累因傴成敬傴仰當年古人云處士全盜虛聲斯之謂矣

南史卷二十

南史卷二十考證

謝密傳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慧宋書作惠

謝莊傳藍田生玉豈虛也哉○生一本作出

晝夜惛懵爲此不復得朝謁諸王○謁監本訛修今从宋書

謝朏傳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官監本訛宮今从閣本

南史卷二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臣董起蟾

謄錄監生臣王　焜

南史卷二十一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一

王弘 子錫 錫弟僧達 曾孫融 弘弟子微 微兄遠 遠子僧祐 僧祐子籍 弘從孫瞻 弘玄孫冲 冲子瑒 瑜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

子驃騎主簿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内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惟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剋建業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為尚書

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為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興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淮之曽不弾舉武帝答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為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州刺史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少帝景

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見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弒罪將及誅弘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為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既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事給班劔三十人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為荆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

南成築與弘書誡以盈滿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乃遷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録弘又辭分録弘博練政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讁輒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為苦恐宜更為其制時議多不同弘以為謂之人士便無庶人

之坐畧爲庶人輒受人士之罰不其頗歟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取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有修身閭閻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弘以爲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疎慢事蹈重科宜進主守偷十疋常偷五十疋死四十疋降以補兵至于官長以上荷蒙榮禄冒利五疋乃已爲弘士人至此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人

士可殺不可謫謂宜奏聞決之聖旨文帝從弘議弘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令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從之及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欷弘斂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為家寶又為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

帝廟庭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為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褊隘人有忤意輙加詈辱少嘗摴蒱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蒱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禄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録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

美相盼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徼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子錫嗣

錫字寡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為侯僧亮弟僧衍位侍中僧衍弟僧達

僧達幼聰敏弘為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

覽其詞謂為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為申理闍誦不失一句兄錫質訥之風釆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德陽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鬬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訴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

弘子旣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人乃止遷太子洗
馬母憂去職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禄
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無餘服闋爲宣城太守
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
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
且曰在近其後從義興及元凶弑立孝武發尋陽沈慶
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
飮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决以

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為長史及即位為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為護軍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固陳乃以為吳郡太守時朞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郡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

孝武獨召見慠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顔師伯諂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以没没求活師伯不答逡巡便退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宫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爲子改名元序啓文帝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

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欵確叔父休爲永
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
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阬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
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案上不
許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悦頃之上表觧職文旨抑揚侍
中何偃以其言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
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
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遊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

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黄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甞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

城蕃縣人高閑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
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人藍宕期等謀為
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凡黨與
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犯忤以為終無悛心因高闍事
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為恨謂
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
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時
有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

史江寧令坐知高闍謀反不即聞啓亦伏誅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爲廬陵内史未至郡卒子融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敏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齊武帝求自試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歷丹陽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侵使

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為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

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
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
爽駉駉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
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騮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
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
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
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
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

公輔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塡塞乃捶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及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

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晚節大
習騎馬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為謀主
武帝病篤暫絶子良在殿内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
中書省閤口斷東宫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
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
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
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而帝
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

門不得進乃曰有救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内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珪倚為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威聲専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内威福自已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

内實頑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滑奉教君子爰自總
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脊過蒙大行皇帝奬育
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
曲垂盼接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
擾令内草撰符詔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
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
虛扇且張弄威聲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
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内不容都無主

此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忠稱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自循自省並愧流言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故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

學為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義
邱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
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
以準膽破融文集行於世

徽字景玄弘弟光禄大夫璩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
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賜以
名著初為始興王友父憂去職徽素無宦情服闋除南
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為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

年微歎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為先禄勲微為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為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確乎不拔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豫其議偃慮為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

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輀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為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祕書監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禄勲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

遠子僧祐字肩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畧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爲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

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
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
家在南郭汝家餽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
客填門僧祐不為之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文學而
陳郡袁利為友時人以為妙選齊武帝數閱武僧祐獻
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
琴進之不從命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
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

闊步直轡高驅坐曠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於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黄門郎子籍

籍字文海仕齊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自下莫能欺也性頗不儉俄然為百姓所訟又為錢塘縣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籍好學有才氣為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為輕車湘

東王諮議叅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静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公事免及為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為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遒放蓋孔琳之流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為十卷云

瞻字思範弘從孫也祖柳字休季位光禄大夫東亭侯

父猷字世倫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
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遠聞
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
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為閭里患以
輕薄稱及長折節修士操涉獵書記善碁工射歷位驃
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為晉陵太守潔已為政妻子
不免飢寒時號廉平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
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

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爲侍
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
飲或彌日而精神朗贍不廢簿領梁武每稱贍有三術
射棊酒也卒謚康侯子長玄早卒弘四弟虞䎃孫曇首
虞字休仲位廷尉卿虞子深字景度有美名位新安太
守䎃孫事列於前曇首別卷
沖字長深弘玄孫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㣲光仕
梁位給事黄門侍郎沖母梁武帝妹新安公主卒於齊

世武帝深鍾愛沖賜爵東安亭侯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曉音樂習歌儛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沖求解南郡讓王僧辯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侯景平授丹陽尹魏平江陵敬帝為太宰承制以沖為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給扶陳武帝受禪領太子少傅加特進左光禄大夫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帝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

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
賜以几先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元簡沖有
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場
場字子瑛沉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
子陳武帝入輔以為司徒左長史文帝即位累遷太子
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沖嘗為場辭領中庶子文帝
顧沖曰所以久留場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場風法
耳宣帝即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場性寬和務清靜無

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叅選事場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謚曰光子

場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為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佗怒則召殺之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為侍中卒謚曰貞子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謗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

闕

南史卷二十一

南史卷二十一考證

列傳第十一王弘子錫錫弟僧達○弟監本訛子今改正

王錫傳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子僧亮嗣○此子字承弘而言或因此不查宋書而遂以為錫子因稱僧達為孫并疑僧達傳凡錫為訛誤矣

王僧達傳寄宣城左丞之籍注以為子○之籍監本作籍之今改从宋書

王瞻傳為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句監本誤居選所舉其意多行今改从梁書

南史卷二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二十二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二

王曇首 子僧綽 孫儉 曾孫騫 騫子規 騫弟暕 暕子承 訓 僧綽弟僧虔 僧虔子慈 慈子泰 慈弟志 志弟子筠 志弟彬 寂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

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膏粱世徳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㑹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愠不見於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禄賜一毫不受於人為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

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
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
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
乘户外不解帶者累句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
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為右軍將
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
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
銀字棨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

吉下曇首曰既無異赦又闕幡榮雖稱上吉不異單刺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

首為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
怏怏又欲得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
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賢兄比
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
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
詎合卧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乃悅七
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
之哀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哀賢者先殞上

曰直是我家哀耳贈光祿大夫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即位配饗文帝廟庭子偃紹嗣
偃紹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為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偃紹深沉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又曇首與

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為念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洩上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

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

弑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劭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為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本吴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顗蘇峻宅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給臧燾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造未及居而敗子儉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䖍所養四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䖍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

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嶶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為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任吳興為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為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贊大業時謝朏為長史帝夜召朏却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取

燭遣兒朏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
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
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
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
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
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
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
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

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彦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
得官彦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
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
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
尉引儉為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
策皆出於儉褚彦回唯為詔又使儉參懐定之齊臺建
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
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

子夲昔所以有僕倫嘗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常從容謂倫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為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倫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倫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沖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倫又曰春秋曹

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藩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為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為崇光殿外齋為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為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為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為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

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為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

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彦回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為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

使各效伎藝褚彦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

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爲
宫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宫僚先備臣隸之節
具體在三存旣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滕含
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
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
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
彥回時爲司徒録尚書笑謂儉曰覩令判斷甚樂儉曰
所以得厝私懷寔由稟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卽位給班

勅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為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嬻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

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頹廢未暇修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

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為八帙又別抄條目為十三卷朝儀舊典晉末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

每博議引正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
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
諸生巾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觧散幘斜插簪
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
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
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
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
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觧選上不許七

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為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彦回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為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為儉立碑降爵為侯

儉弟遜宋昇明中為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為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為禍因褚彥回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

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為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軿填咽非所欲也敕歲中不過一稱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

歷黄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産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永元末以為侍中不拜三年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為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

騫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
對又脫畧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
出為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為累
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
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為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
事騫自中書令為郡邑邑不樂在郡卧不視事徵復為
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
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安子規

規守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昞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畧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為本州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為晉安王綱雲麾諮議參軍久之為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黄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宫俱為昭明太子所禮

湘東王繹時為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禄大夫傅昭在坐並謂為知言朱异嘗因酒卿規規責以無禮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弔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為功難成功難也昔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孫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為亂階俄見覆没六年武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

即日授侍中後為晉安王長史王立為太子仍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尋為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為左户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禄大夫謚曰文皇太

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絶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絶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兹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虚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䰟剋江陵入長安

暕字思晦騫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祕書丞齊明帝詔

求選士始安王遥光薦暕及東海王僧孺除暕驃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為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訓並通顯

承字安期初為秘書郎累遷中書黄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史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為東陽太守

政存寛恵吏人悦之卒郡謚曰章彖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為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彖弟穉也時唯彖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

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嫗云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恵超見而竒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疎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暕暕亦曰不墜基業

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睞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名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籍髙名有勞虛想及覩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祕書郎累遷祕書丞嘗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帀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為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

無謝彦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為後進領袖年二十

六卒謚温子

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

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時僧虔累十二博棊

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

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

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

云僧虔採蠟珠為鳳皇弘稱其長者云僧虔弱冠雅善

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黙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

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還為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後為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泰始中為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為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為郡論者稱之徙

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夐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為吏部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為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兒子儉每

覲見輒昜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觧音
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
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
商音律齊受命轉侍中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
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冤暴若罪必入重自有
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
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
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

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吴大皇帝景帝歸

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衞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

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髙爵方貽官謗邪儉既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為豫章内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禄大夫

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為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
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工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為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

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為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

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為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飛白

以示之實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為
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
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
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
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從業就玄
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人不受
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勛無令
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

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来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吾在世雖之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是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體父子貴

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叙胷懷子慈

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表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

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歷位吳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司徒左長史慈患脚齊武帝敕王晏慈有微疾不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彥節女子觀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修婦

禮姑未嘗交荅江夏王鋒為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為東海太守行徐州府州事還為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贈太常謚懿子泰

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姊夫齊江夏王鋒為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並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

元年為祕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祕書圖書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即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為之不為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始革大理以泰為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為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

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
將軍未拜卒謚夷子廓
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
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
彦回為司徒引志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
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
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
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

所訟地遂成閒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爲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城內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爲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中書

令天監初爲丹陽尹爲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衆悲稱惠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九年遷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志善藁隷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父僧虔門風寛恕志尤

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諲操素志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

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

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娱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為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来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甞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絶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

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搆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為霓五兮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賛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為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强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

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為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為一集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

大通二年為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舫他物稱是為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祕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即位為太子詹事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弊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先為賊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二口同遇害人棄屍積於空井中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

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暫覩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畧去取凡三遍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甞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

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搆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揖弟

彬

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祕書監卒謚恵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寂

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悒王融

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秘書郎卒年二十一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僧虔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為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禀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南史卷二十二

南史卷二十二考證

王僧綽傳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兒監本訛兄今改正

王儉傳年三十八○三監本訛四今从閣本

王慈傳衆僧今日可謂虔虔○僧監本訛生今改从閣本

南史卷二十二考證